

我在滑铁卢读书的日子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0/2021_2022__E6_88_91_E5_9C_A8_E6_BB_91_E9_c107_210966.htm 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在加拿大也算名校，它座落于双城滑铁卢(Waterloo)和凯清尼(Kitchener)地区，离多伦多约一个多小时车程。那年冲着它在北美颇负盛名的电脑系，一不小心就成了滑大的学生，虽说而今离开学校也好些年了，但在滑大生活的那些点点滴滴始终难以忘怀。一月：“香港脚”与文化角刚到学校人缘生疏，听说学校有个台湾同学会，想着那是讲国语的地方，就顺路摸去看看，在那里遇见了莉和宁，从此一起胡天黑地混了四年直到毕业，我们成了很好的死党。记忆最深的是跟台湾来的同学去“来来”唱卡拉OK喝珍珠奶茶，尽管玩得很开心，但内心总有些失落。校园里杂七杂八的多样小组织也真不少，象动不动就是百来号人聚会玩乐的台湾同学会；喜欢在一起聊孩子和尿布片大多是来读研究院大陆学生学者联谊会；常飘着CURRY香味聚餐的新马泰同学会和喜欢抱堆讲粤语开舞会香港同学会等，唯独没有来自大陆的本科同学组织，之后我们便伙同几个相同背景的朋友们搞起了CCC。CCC的全名是CHINESE CULTURE CORNER -- 中国文化角，因音近“香港脚”而受耻笑多番，虽明知名丑误终生，但终是懒人怕改动一直沿用下去。办协会要先去学校学生会注册，这样每学期可以获得五十加币的补助，然后就是吸收成员做网页找节目和搞活动。曾在又寒又冷的天气坐船去多伦多中央岛公园玩游戏，过新年拿红包，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赏月吃月饼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当然很多时候也不

免俗地去“来来”，因那是Kitchener-Waterloo唯一的华语卡拉OK地。年前遇到来自UW的在校学生，偶然问起CCC，学弟说它居然还活着而且活的很好，从以前的二三十人扩张到百多人，且最后还是改了名不再和“香港脚”搭关系，岁月沧桑，虽是几年光景，但当年我们几个CCC的元老如今都很巧的落在湾区拼搏，那情那景确实让人叹息。

二月：教授老太情人节记得情人节那天下午是恼人的Cnnbsp；要享受这间房间一般是要预拿钥匙开门，房间取得后里面一定得有自己的的人，出去吃饭，睡觉，甚至上洗手间或者打个电话，都得小心翼翼的计划好，唯恐不小心人少了断了班让外面狼似的盯着这房间的别的学生抢了去。就算到了夜深两三点甚至是早上五点，这里都是灯火透亮，最瞩目的还是垃圾桶满满的咖啡杯子和饭盒子，有时候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作梦，梦里是考试完毕交卷子，傻乐着开心大笑，惊醒后回到现实，又灰溜溜地抱起书本猛啃。

五月：Retreat向北走四个小时，就能去到山野间。租片小木屋子下来，女生这一栋，男生那一栋。一式的上下铺，铺薄薄的睡袋。早起打篮球，中午去溜旱冰，下午打迷你高尔夫，傍晚沿着河边散步喂蚊子。就那样子天天过我都愿意，可惜这世上美丽总都有限，一个星期

的RETREAT总是飞速过去。

六月：越南粉配夜生活 Waterloo没有好吃好玩的地方，只有到Kitchener才有电影看，有地方逛。nbsp；吃完越南粉常会去CLUBBING，NIGHT CLUB有好几家，都在市中心的干道上，同一群人一起去霸占一方舞池才有意思。有次喜新厌旧的毛病发作，闯进了家ALL AGE的CLUB，普进去就觉得有点不对，没有酒卖，灯光太亮，反应过来才发现周围都是初中高中生，我们落荒而逃，逃出门

才你瞪我我瞪你然后捧腹轰笑起来，还记得一起去的有迪伦，安迪，这几个，那时候天天在Cnbsp；大二认得的一个女孩子在校门外的夫妇楼有套房要转租，杀好价钱就盘下住了。离的最近的是工程系，不过到那里之前要上天桥过马路，然后从工程系正门走入，向北穿过弯弯曲曲的工程系走廊，开门下十多节楼梯，再穿过一道门，走过四根大红柱子到了太空馆那样的图书馆，上二楼，再横穿二楼的蓝色和红色，再过两道玻璃门夹的夹道，就算到数学系的火柴盒楼了。这中间每条过道每个楼都在室内，并不用出去，大雪纷飞的天气是很有用的。只是路复杂得象迷宫一样，走了好些次才明白过来，后来走多了眼蒙上也不会迷路。MC二楼的机房是大多数本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在加拿大也算名校，它座落于双城滑铁卢(Waterloo)和凯清尼(Kitchener)地区，离多伦多约一个小时车程。那年冲着它在北美颇负盛名的电脑系，一不小心就成了滑大的学生，虽说而今离开学校也好些年了，但在滑大生活的那些点点滴滴始终难以忘怀。一月：“香港脚”与文化角刚到学校人缘生疏，听说学校有个台湾同学会，想着那是讲国语的地方，就顺路摸去看看，在那里遇见了莉和宁，从此一起胡天黑地混了四年直到毕业，我们成了很好的死党。记忆最深的是跟台湾来的同学去“来来”唱卡拉OK喝珍珠奶茶，尽管玩得很开心，但内心总有些失落。校园里杂七杂八的多样小组织也真不少，象动不动就是百来号人聚会玩乐的台湾同学会；喜欢在一起聊孩子和尿布片大多是来读研究院大陆学生学者联谊会；常飘着CURRY香味聚餐的新马泰同学会和喜欢抱堆讲

粤语开舞会香港同学会等，唯独没有来自大陆的本科同学组织，之后我们便伙同几个相同背景的朋友们搞起了CCC。CCC的全名是CHINESE CULTURE CORNER -- 中国文化角，因音近“香港脚”而受耻笑多番，虽明知名丑误终生，但终是懒人怕改动一直沿用下去。办协会要先去学校学生会注册，这样每学期可以获得五十加币的补助，然后就是吸收成员做网页找节目和搞活动。曾在又寒又冷的天气坐船去多伦多中央岛公园玩游戏，过新年拿红包，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赏月吃月饼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当然很多时候也不免俗地去“来来”，因那是Kitchener-Waterloo唯一的华语卡拉OK地。年前遇到来自UW的在学生，偶然问起CCC，学弟说它居然还活着而且活的很好，从以前的二三十人扩张到百多人，且最后还是改了名不再和“香港脚”搭关系，岁月沧桑，虽是几年光景，但当年我们几个CCC的元老如今都很巧的落在湾区拼搏，那情那景确实让人叹息。

二月：教授老太情人节记得情人节那天下午是恼人的Cnbsp；要享受这间房间一般是要预拿钥匙开门，房间取得后里面一定得有自己的人，出去吃饭，睡觉，甚至上洗手间或者打个电话，都得小心翼翼的计划好，唯恐不小心人少了断了班让外面狼似的盯着这房间的别的学生抢了去。就算到了夜深两三点甚至是早上五点，这里都是灯火透亮，最瞩目的垃圾桶满满的咖啡杯子和饭盒子，有时候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作梦，梦里是考试完毕交卷子，傻乐着开心大笑，惊醒后回到现实，又灰溜溜地抱起书本猛啃。

五月：Retreat 向北走四个小时，就能去到山野间。租片小木屋子下来，女生这一栋，男生那一栋。一式的上下铺，铺薄薄的睡袋。早起打篮球，中午去溜旱冰，下午打迷

你高夫，傍晚沿着河边散步喂蚊子。就那样子天天过我都愿意，可惜这世上美丽总都有限，一个星期的RETREAT总是飞速过去。六月:越南粉配夜生活 Waterloo没有好吃好玩的地方，只有到Kitchener才有电影看，有地方逛。nbsp；吃完越南粉常会去CLUBBING，NIGHT CLUB有好几家，都在市中心的干道上，同一群人一起去霸占一方舞池才有意思。有次喜新厌旧的毛病发作，闯进了家ALL AGE的CLUB，普进去就觉得有点不对，没有酒卖，灯光太亮，反应过来才发现周围都是初中高中生，我们落荒而逃，逃出门才你瞪我我瞪你然后捧腹轰笑起来，还记得一起去的有迪伦，安迪，这几个，那时候天天在Cnbsp；大二认得的一个女孩子在校门外的夫妇楼有套房要转租，杀好价钱就盘下住了。离的最近的是工程系，不过到那里之前要上天桥过马路，然后从工程系正门走入，向北穿过弯弯曲曲的工程系走廊，开门下十多节楼梯，再穿过一道门，走过四根大红柱子到了太空馆那样的图书馆，上二楼，再横穿二楼的蓝色和红色，再过两道玻璃门夹的夹道，就算到数学系的火柴盒楼了。这中间每条过道每个楼都在室内，并不用出去，大雪纷飞的天气是很有用的。只是路复杂得象迷宫一样，走了好些次才明白过来，后来走多了眼蒙上也不会迷路。 MC二楼的机房是大多数本